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二十四

雍正二年九月

上諭十五道

初一日

諭兵部浙閩總督滿保奏摺內稱衢州副將馬璘平時操演兵丁整理營伍俱好但年過六十兩耳重聽因令告退等語此奏殊屬未合營伍官弁理應論具居官之賢

否人才之優劣不必拘其年力若平時能整理營伍操演兵丁耳雖重聽自當留任再出兵効力人員其年雖老尤宜體恤如平時不能整理營伍操演兵丁扣剋糧餉之員雖年力少壯亦當叅處嗣後督撫提鎮於各營將弁中但視其居官之賢否及曾否効力不必因其年力少衰遽爾勒令解退

又

諭各省將軍督撫提鎮朕前曾下諭旨與兵部行文各

省將軍督撫提鎮自副將以下遊擊以上除地方有緊要事務及曾經引見之員外將儀表修偉素有聲名者每省陸續保送四五人輪流來京引見兵部已遵旨通行伊等理宜遵旨陸續輪流送京引見今竟有河北鎮總兵吳如譯奉行不善將伊該管官弁盡行送京引見以致地方無人營伍空虛殊非朕意嗣後有送京引見者應於通省官弁中計算一次不過四五人陸續送來其操守如何操練營伍如何之處著各省將軍督撫提鎮

據實密摺具奏其戰陣有功之人筋力就衰長途跋涉艱難者停其來京將本人整理營伍操演兵丁操守如何之處亦行據實密奏再陝西甘肅四川雲南現在辦理軍務不必來京引見

初三日

諭戶部開例捐納少助軍需原屬一時權宜非可行之久遠

皇考曾屢言捐納非美事朕繼承大統亦以軍需之用度

浩繁戶部之供支不繼捐納事例仍暫開收今仰賴

皇考在

天之靈西邊軍務將已告竣即現有需用錢糧之處為數無多著將戶部與陝西各案捐例即行停止其運糧赴巴里坤與肅州所動西安司庫銀兩悉作正項報銷

又宗人府議奏宗室覺羅等佐領向在各王門下者俱歸上三旗奉

上諭宗人府議將宗室覺羅所管之佐領在各王門下者

撤回歸併旗下在上三旗行走但伊等佐領內所有護衛官員歸併旗下作何補用在上三旗作何當差之處並未議及况伊等佐領內所有護衛官員並無過犯豈可遽令解任乎此處應行酌議著交與八旗文武大臣各出已見每旗各為一議具奏俟議畢著滿大學士會同領侍衛內大臣詳加定議具奏

又山西巡撫諾岷叅奏河東運判王令德所奉

欽頒

上諭不行恭繳應交部察議奉

上諭王令德著免察議此不過朕之訓飭諭旨無甚闕礙嗣後朕之訓旨或致遺失水濕染污毀壞該督撫提鎮行文內閣奏明給與不必題叅

初五日

上諭前往臺灣換班之兵丁守戍海外巖疆糧餉在臺灣支給伊等所留家口若無力養贍則當差之兵丁必致分心苦累朕甚為軫恤每月著戶給米一斗以資養贍



內地米少即動支臺灣所貯米石合計船價僱募運至  
廈門交與地方官躬親按戶給發務使均沾實惠

初十日

諭禮部上年天下舉人會試來京一次今年赴京會試者  
尤多恐往返道路及留京守候者盤費均難接濟特加  
恩賞將入場之雲南廣東廣西貴州四川遠五省舉人  
每人賞銀十兩福建浙江江南江西湖廣陝西六省每  
人賞銀七兩直隸山東河南山西近四省每人賞銀五

兩務按進場舉人名冊查明給與本身俾得均沾實惠  
即於明日出榜時一同出示曉諭勿致稽遲遺漏

十三日奉

上諭驍騎校護軍校雖係官員實與兵丁無異伊等於通  
倉支領米石其所用車價較多嗣後驍騎校護軍校等  
俱著於京倉支領米石

十九日九卿議奏河工應行奏銷錢糧俱於年內題  
銷奉

上諭九卿議將康熙六十年六十一年河工用過錢糧未經題銷各案速行查明於歲內造冊題銷朕思此事難行令河臣查奏果係今年斷不能完如將此事交與伊等能于歲內完結乎九卿並未計及便與不便遽行如此議奏者特謂年內如不能題銷河道總督等自必題請展限姑且推諉內外事情俱屬一體凡事皆當揆情度理酌量事宜似此推諉議奏不但事件不能結案往返行文題奏反致多事年內果否能造冊奏銷之處著

問九卿

二十一日

諭江南浙江總督巡撫等今歲七月中颶風海潮泛溢江南浙江沿海州縣衛所堤岸多被衝塌居民田廬深沒朕軫念深切已降諭旨令江浙地方官亟行賑濟撫綏毋使災黎失所今被衝海塘若不及時修築恐鹹水灌入內河有礙耕種爾督撫等著即查明各處損壞塘工料估價值動正項錢糧作速興工至沿海失業居民度

日艱難藉此傭役俾日得工價以資餬口是拯救窮民之法即寓其中矣將此再行飭諭務期實心遵旨速行以副朕憂恤元元至意倘有不肖地方官扣剋工銀及怠緩不力者該督撫嚴查即行題叅從重治罪

又河道總督齊蘇勒副總督嵇曾筠各奏報黃淮秋汛情形奉

上諭據奏黃淮二水經過秋汛工程平穩知道了齊蘇勒自補授總河以來實心効力與嵇曾筠各率屬員將各

處堤工搶修保固雖河水泛漲堤工俱各無虞甚屬可嘉齊蘇勒著給與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嵇曾筠著加三級齊蘇勒會同嵇曾筠將河工實在効力行走勤勞顯著之員察明造冊送部議叙

二十二日

諭湖廣總督楊宗仁江西巡撫裴率度河南巡撫田文鏡山東巡撫陳世倌安徽巡撫李成龍今歲各省秋成大  
有惟浙江江南沿海地方七月十八九等日海潮泛溢

近海田禾不無損壞朕軫念災黎惟恐失所業經嚴飭各省督撫發倉賑濟多方撫卹但蘇松杭嘉等府人稠地狹向來出米無多雖豐年亦仰給於湖廣江西及就近隣省今沿海被災恐將來米價騰貴小民艱食湖廣江西地居上流河南山東二省接壤江南今歲俱各豐收安徽寧太等府屬亦俱收成豐稔著動湖廣司庫銀買米十萬石江西司庫銀買米六萬石運交浙江巡撫平糶動河南司庫銀買米四萬石山東司庫銀買米

六萬石安慶司庫銀買米五萬石運交蘇州巡撫平糶  
俱著速即辦理選委廉幹賢員陸續運送平糶銀兩仍  
移還補庫其米應於何地交卸湖廣江西督撫即咨會  
浙江巡撫河南山東安徽巡撫即咨會蘇州巡撫酌議  
速行務於蘇松杭嘉四府民人有益毋得怠緩遲誤

二十三日

諭兵部各省副將以下遊擊以上官員輪流來京引見者  
朕念伊等遠來故皆賞給銀兩其雲南貴州四川廣東



廣西福建六省路途甚遠尤與別省不同俱著令馳驛  
前來爾部按其官員品級酌量給與驛馬仍只須照常  
計程行走不必因令馳驛過於急速如有欲自備夫馬  
不願馳驛者各隨其便

二十五日

諭大學士九卿等朕前為兵部所奏年滿千總一事因未  
詢定例誤降諭旨彼時大學士等應即詳陳其故使朕  
不致有誤今幸所降諭旨尚未發出朕已詢知定例倘

朕知之不早勢必將發出諭旨追還更改殊妨政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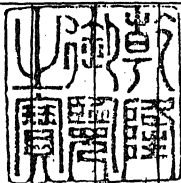
皇考御極六十餘年諸事無不諳練朕在藩邸年久雖於羣情利弊事理得失無不周知至於國家政事有關定例者朕既經歷未久如何可比

皇考匡正之責實在爾等若復隱忍不言是將成朕之過使事多舛錯爾等豈能辭其責乎朕曾屢諭爾等君臣誼同一體君如有過臣亦不能逃其責即使人君不能容納臣下之言猶當一心愛主極陳無隱况朕自御極

以來痛懲逢迎之弊諄諄以實心匡弼朕躬期望爾等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其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朕之素性不吝改過苟自知其非即於大廷廣衆之中明言以改之從無護庇粉飾之事今為年滿千總所降諭旨爾等具悉成例辦事有年豈不知朕偶誤總以逢迎緘默為心或是或非聽朕為之而不言則待朕者何薄自待者何厚耶嗣後爾等各宜深悔前非務思君臣一體之大義竭誠殫慮仰副朕懷

又吏部議奏武昌府同知張廷樞承催逾限應罰俸  
奉

上諭直隸各省凡經徵督徵承催督催之官知限期將屆  
必罹降革因求上司調煩調簡希圖免脫者有之著行  
文各省督撫嗣後如題調煩簡官員須將伊等任內有  
無承督事件於本內聲明具奏如此庶無僥倖巧脫之  
弊矣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二十五

九

詳校官左都御史<sub>臣</sub>李綬

編修<sub>臣</sub>裴謙覆勸

總校官原任中允<sub>臣</sub>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葉蘭

謄錄監生<sub>臣</sub>任銜葵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十五

雍正二年十月

雍正二年十月

上諭

二十三日

初一日奉

上諭

殿試舊例俱在太和殿丹墀下上年因天氣寒冷著

在太和殿內考試明日看天氣和暖仍在丹墀下若天

氣寒冷著在殿內將此交與禮部著兩處預備

初四日吏部議覆條奏

盛京官員於在京各部院缺內另立一班補用之處應  
不准行奉

上諭依議盛京官員筆帖式等習俗不堪歷年虧空侵盜  
倉庫錢糧甚多此特本處人員結黨聯絡互相欺誑堂  
官所致著嚴行飭諭二三年內伊等能改惡習則已如  
仍蹈故轍朕即照條奏行斷不姑恕

又戶部議奏雲南銅廠積欠稅銀應催追治罪奉



上諭虧空獅子殿課銀歷年已久將催追治罪之處槩從寬免

又禮部議覆條奏江海等神應加封字號遣官致祭奉

上諭致祭禮儀宜極加虔敬其應封字號著敬慎選擬仍行文直隸山東江南浙江福建廣東督撫每省各查一江海大神廟將修理之處具奏

又刑部將冒領造箭銀兩之書辦朱貴芳等分別定

擬具奏奉

上諭部議將書辦郭元佐交兵馬司暫行取保候拏獲孫  
煥章等到案之日質審等語郭元佐係承辦領取造箭  
銀兩之人將伊提拏監禁嚴訊則脫逃之孫煥章等尚  
可拏獲若取保釋放則孫煥章等必無拏獲之日矣郭  
元佐果有冤抑可矜之情大臣等何妨據實請免豈可  
如此巧爲銷結乎看來部院事件伊等欲行之事每多  
巧飾脫却如不欲行之事則文致其罪從重斷擬此等

情弊朕深知之凡事應誠心盡理秉公持正何得存私  
心以爲輕重耶著問刑部大臣具奏

初九日工部奏准

盛京工部領取油飾彩畫

陵寢需用顏料內紅土一項應給價本地買用奉

上諭部議油飾彩畫

永陵配殿所用紅土係各處通有之物若自京城運往糜費  
運價應給銀於彼處買用等語紅土雖云各處皆有然

亦有美惡不同何得謂一槩可用乎著問李永紹伊曾  
爲盛京官若謂彼處紅土可用將此本仍舊進呈倘非  
李永紹意見係部內王大臣立議

陵寢所關甚重理應倍加敬謹何得希圖節省微價輕忽  
陵寢工程伊等有何意見如此定議之處著王大臣具奏

初十日刑部等衙門議奏盜犯俞明新發遣逃回應  
交與該將軍即行正法奉

上諭俞明新係雍正元年六月三十日定例之前逃回著

從寬免其即行正法仍照舊例行

又刑部奏侵盜錢糧之原任御史董起弼脫逃將叅領等議處其案內人犯黃大本取保候審奉

上諭部議將黃大本交與地方官暫行取保候董起弼拏獲之日質審等語現今爲假文領取造箭銀兩之主稿書辦郭元佐取保一事朕降旨詢問時伊等自知錯誤奏懇發回原本此事又何爲如此議奏或係未降諭旨之前已經定稿即如此具奏乎或已降諭旨伊等明知

故以此試朕乎著刑部明白回奏董起弼侵盜錢糧又  
畏罪逃避情殊可惡此必預謀藏匿之處始敢如此犯  
法李姓曾在西山尋求壑谷爲藏身之所似此皆國家  
之亂賊著行文直省務將董起弼嚴查拏獲凡係降旨  
查拏之人該地方官果盡心捕緝豈有不獲之理如第  
交與屬員以擒拏爲名如何能獲即如德麟逃走時奉  
特旨遣官擒拏旋即拏獲嗣後有特旨緝拏之人直省督撫  
及地方官員著於年底將各該屬地方並無此人之處

保結具奏具保結後或被旁人告發拏獲或日後本人被獲供出隱匿之處將窩藏之家並出具保結之地方官員督撫等作何重治其罪若該地方官員能獲奉旨緝拏之人犯作何議敘其緝獲之人及告發之人作何恩賞之處著定例具奏

又工部奏准山東巡撫陳世倌題請闔屬公捐修理文廟銀四萬兩附入動支正項錢糧奏銷奉

上諭前錢以墏奏請令各省捐修闕里

孔廟朕未允行即降旨令動正項錢糧修理人人共知  
今允禩竟違旨將陳世倌等所捐之處議准此特允禩  
存心陰險欲陷朕以受捐之名也此捐銀之處不准行

十三日

諭九卿詹事科道朕惟周禮有司勳之官凡有功者書名  
太常祭於大丞祭法曰以死勤事則祀之凡以崇德報  
功風勵忠節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鴻圖



太宗文皇帝式廓區夏

世祖章皇帝奄有萬邦自創業以至定鼎將帥之臣致命立

功者不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中間殲滅三逆永清朔漠以及  
平定西藏臺灣雖天戈所指如疾風振槁而師旅之臣  
捐軀馬革及守土之官見危授命者所在多有邇者青  
海蕩平西域效順然自用兵以來將士奮勇前驅亦有  
歿於行陣者此皆盡忠報國之臣朕甚嘉之亦甚憫之

當於京城建立祠廟春秋妥侑世世血食其偏裨士卒力戰敵愾舍生取義者亦附列左右用以褒崇大節揚表芳徽俾遠近觀聽勃然生忠義之心於治道亦有裨益仍令翰林官纂其籍貫事跡各爲立傳彙成一編垂諸永久爾等悉心詳議具奏

十四日

諭刑部司官爾部之事最爲緊要當日

聖祖仁皇帝於刑部事更厯

聖慮爾等小臣豈能知之從前刑部堂司實爲有負

聖祖弘恩彼時刑部之事舉國皆知朕在藩邸豈有不知但  
聖祖八歲登極在位六十餘年功業甚大即大小臣工稍有疎  
忽尚可寬容今朕纘承大統在臣下觀之同一天子在朕  
自視不及

聖祖遠矣朕有十分是處不過及得

聖祖一分若有一分不是朕即承當不起所以於各衙門事  
務無不留意詳察若有疎忽斷不能姑容爾部尤與別

部不同即如戶部有誤不過錢糧出入數目不符吏部有誤不過陞選官員前後舛錯若刑部乃民命所關豈可絲毫錯誤朕所以屢降諭旨不可亂用重刑乃有于瀨勒可得者審理冒領俸米一案將無辜之人妄行夾訊本應即正典刑以儆酷吏今朕但將伊等夾訊實係朕之寬恩嗣後若有如此濫刑者豈但夾訊而已重而至於充發抄沒再重而至於立斬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朕既有此言必有此事並非以此恐嚇爾等也即如今

年紊亂朝儀者亦是爾部司官彼時何難即行正法寬  
至秋後者蓋欲觀後來諸人知儆戒否耳是時爾等私  
相擬議曰不過皇上恐嚇之意斷無秋後正法之理後  
見朝儀整肅是法已立矣故將此二人寬宥若朝儀仍  
不整肅試看此二人正法乎不正法乎大凡問官聽斷  
之時切不可動私怒徃徃有罪之人自己情虛故作可  
憐之狀問官即行寬恕亦有出言冒撞者蓋惟其理直  
所以氣壯問官即動私怒輒用重刑可乎即如佛格在

刑部時每遇富室犯罪即用夾訊以避賄賂之名獨不思誰無父母誰無妻子誰無肢體誰無血肉博一己之清名不顧他人之身體較之要錢爲更甚也用刑須要體會一慎字夾棍重刑尤不可輕用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必遇人命盜案其罪重者方可夾訊若其罪輕不足抵一夾訊則斷不可用朕當日初次審事見用刑時不但心中不忍甚至下淚及至審過幾次便看得平常爾等初次刑訊諒亦有不忍之心迨後漸漸用慣遂不覺

其人之難受矣總之爲刑官者執法不可不嚴存心不可不慈凡遇罪犯到案須心平氣和察言觀色自可得其實情如有疑惑必須細心察訪誠則明明則誠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即如盲領俸米一案原非難審之事初次審問不明何妨費兩日工夫通州咫尺細細採訪自得確實即至遲延寧可自甘叅罰亦不當如此濫用重刑也刑部衙門從來有過無功如百事俱是於爾等何功一事有失即爾等之過所以

爾部今日之事是明日之事非今日之是不得蓋明日之非也早間之事是晚間之事非早間之是不得蓋晚間之非也刑部辦事朕亦深知其難爾等既作刑官無論事之大小須以平允爲主每日進署先須念上有天地下有子孫明有國法暗有鬼神自不敢以刑名爲兒戲矣且刑名之事原可學習而能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至於擬罪必按律例律例甚少只抵得數十篇文章爾等由



舉人進士出身者甚多若肯作文章讀之焉有不熟之  
理乃當閒暇之時置律例於不問臨時聽信書辦高下  
其手尚得謂之刑官乎在爾等必云刑部辦事皇上何  
由得知若刑部之事朕不能知外省督撫之事朕又何  
能知之朕聞刑部堂官秉正無私刑部司官實心任事  
朕心甚喜朕聞刑部受賄賣法濫用重刑朕心甚爲不  
悅嗣後爾等果能潔已奉公盡心竭力助朕成一令主  
朕必使爾等成一名臣或三年五年朕當加等擢用豈肯

令爾等老於刑部不然朕不能爲爾等寬也凡人于出  
仕之時無論補授何官無論事有難易隨分盡職方不  
失臣子之義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此之謂也若在刑  
部時苟且因循希圖陞轉如此存心便非純臣即陞轉  
別部亦焉肯實心辦事至外陞府道兼理刑名其不能  
稱職可知矣朕若必謂爾等於刑名受賄凡有人心者  
亦未必至此但或受親友請託或被權要脅制或堂官  
偏私抑勒事有掣肘俱未可定果有此等情弊爾等竟

繕摺到乾清門奏聞朕下旨之後奏事人亦不敢攔阻  
即堂官或因事妄叅司官爾等不妨將某事某案係某  
辦理共辦過若干件或因某事抑勒不遂其心以致糾  
叅據實直陳朕必召見詳問斷不肯令爾等稍有寬抑  
至爾部事件非實在能幹之員不能辦理即如于灝勒  
可得據爾部堂官稱爲中等司官中等者尚且如此下  
等者可知矣爾等須自己酌量年力精壯者尚可勉勵  
其年老殘疾不能辦事者何苦自作罪孽殃及子孫當

連具呈告退勿得尸位素餐但或有因司官受刑欲挂冠而去者須將此意呈明朕必玉成之若借端具呈退有後言沽名釣譽斷乎不可爾部用人最關緊要如有告退缺員爾部堂官於翰林院衙門並別部司官曾任州縣者細訪確實列名具奏引見如好即令補授不可用即令各回該處可也所議于灑勒可得摺子所引律例不符朕因伊等不遵慎刑之旨妄夾無辜故令夾訊以償之摺內不將緣由聲明竟是朕私用夾棍矣著另

擬具奏

十七日

諭兵部據奮威將軍岳鍾琪具奏副都統達爾阿爾什總兵黃喜林王嵩孫繼宗營總蘇圖等統領大兵窮追羅卜藏丹津直至花海子拏獲丹津渾台吉及其妻子並招撫三十三家台吉當此口外水凍草枯之候官兵奮勇遠行甚屬可嘉自大將軍以下著從優議敘官兵勞苦朕甚憫之一切馱載輜重馬駝必多損傷著查明免

其賠補其各兵營馬如有倒斃亦令領帑購買補數再馬兵每名賞銀八兩步兵每名賞銀六兩蒙古兵有隨軍効力者亦著奮威將軍按其行走効力等次應如何賞給之處確議奏聞以示朕優恤之至意

二十日福建總督滿保題叅汀州府知府何國棟奉  
上諭朕前聞何國棟居官平常特降旨詢問滿保伊摺奏  
何國棟人雖性傲並無貪婪尚有辦事之才朕曾批示若  
如此爾可善於訓導令其効力供職今滿保或聞伊兄

何國柱治罪懸揣朕前此有意詢問乃欲迎合朕意將何國棟以浮躁題叅如何國棟果係劣員前朕降旨詢問時滿保即當據實奏聞乃既經保奏今因伊兄治罪復行題叅前後違謬殊屬不合況何國棟聞伊兄何國柱治罪又聞朕詢問祇有畏懼勤謹行走耳焉敢轉行狂妄此必無之事也朕以此甚鄙滿保何國柱所以治罪之故因允禩福金病故朕降旨令葬於黃花山允禩謬執不從庶親王允禩向伊言之伊始聽從故遣何國

柱相視葬地伊回時理應將用得用不得之處指定具奏乃並未詳視但抄錄舊檔之詞稱此二處俱可以用得朦混具奏此或允禩不欲葬伊妻于黃花山處向伊請托或將可以用得之詞朦混一時及葬後乃言葬於惡地欲以惡名加之於朕故將何國柱治罪即如何國柱之弟何國宗現任少詹豈有因伊兄治罪將伊弟一併革退之理朕於一切事務惟循理從公毫無私意且分別是非進善退惡乃國家治理攸關督撫係封疆大



吏凡事理應實心從公辦理分別是非善善而惡惡如  
是非不分善惡倒置惟猶豫揣摩以迎合爲事則一應  
弊端於此叢起亦大負朕信用之初心矣此風斷不可  
長著嚴飭行仍令滿保將從前保題何國棟今又題叅  
情由明白回奏並行文各省督撫嗣後務須盡除猶豫  
揣摩迎合之習俱應立心誠篤凡事從公而辦據理而  
行諸大臣果能遵朕諭旨同心協助則何政不修何民  
不治乎各省大臣若如此迎合行事地方官賢否朕再

有聞知亦難以詢問督撫矣

又兩淮巡鹽御史噶爾泰奏報海潮衝決奉

上諭據奏七月內海潮衝決范隄沿海二十九場溺死竈

丁男婦四萬九千餘名口鹽地草蕩盡被漂沒朕心憫

惻如同執執著即動鹽課銀三萬兩委員分路賑恤務

使得所不必該御史捐補其未完折價錢糧四萬餘兩

悉行蠲免毋得仍稱帶徵名色致累現在窮丁該部遵

旨速行至淮商運行鹽勸恐竈丁一時未能煎辦應作

何接濟民食該部作速確議具奏

二十二日浙江將軍安泰等奏遵

旨審得密叅原任浙江巡撫黃叔琳徇私虐民三次罷市一案其打死賀懋芳事是實黃叔琳賂買紗緞事是虛且並無罷市三次之處已將黃叔琳發往兩淮審理  
吳雨山一案奉

上諭原任浙江巡撫黃叔琳因海寧縣陳姓家人欠肉鋪銀兩致相鬪毆一事不將陳姓家人治罪反將鋪戶提

拏杖斃又伊弟黃叔璫家人因強買紗緞爭鬧告知黃叔琳將舖戶提拏杖斃合城人心不服以致三次罷市經朕聞知隨令將軍安泰布政使佟吉圖明白究審項聞伊等欲暗銷黃叔琳令陳世侃在後堂坐着杖斃賀懋芳之事因特降諭旨發往令閱伊等所奏適合朕旨竟徇庇粉飾含糊銷結具奏矣黃叔琳令陳世侃坐於後堂觀看杖斃舖戶情迹顯然而陳世侃如何營求黃叔琳如何受其囑托徇情打死等情並未審明又黃叔

璪家人因強買紗緞爭鬧告知黃叔琳即將舖戶提拏杖斃之處亦未審明安泰佟吉圖將朕交審之事不詳審明白乃徇庇含糊欲行銷結殊屬不合大負朕信任之意至於巡撫斃一罪人亦屬常事但將無辜之人因受囑託徇情妄殺殊屬可惡不可不將實情審明此事仍交與伊等再行詳審務將始末實情審出黃叔璪陳世侃著俱革職提拏嚴審黃叔琳亦著革職又奏稱黃叔琳現因吳雨山一事前往質審等語但此事合省人

所共知干証俱在何必待黃叔琳質審應即審擬具奏  
此事並無難處但夾訊陳世侃即得實情如少存私念  
固執原題畏縮粉飾不據實審明朦混銷結必另遣大  
臣往審如所遣大臣再不能審明將承審大臣官員與  
罪人一併提來朕親自審理明白斷無輕結之理此際  
伊等欲圖銷結了事將罪犯暗行致死定照叛逆例治  
罪

二十三日戶部奏直屬九郡豐收惟霸州七州縣田

未偶有淹損應准該撫所奏停徵奉

上諭直隸九府今秋歲登大有惟霸州東安大成武清玉田寶坻梁城所七州縣所地畝稍被水傷朕即諭巡撫李維鈞將倉糧發賑今李維鈞奏請將七州縣所被水村莊本年錢糧緩至雍正三年麥收後帶徵但念此小民生全初遂若將今歲錢糧歸于明歲帶徵則新舊之賦輸納于一年之內物力維艱勢難兼顧夫百姓雖登樂利猶資惠養有方爾部行文該撫著將霸州等

七州縣所被水村莊雖未成災今年應徵錢糧內或  
應有蠲免之處詳查定議具題務紓民力以副朕軫念  
黎元至意

又

諭直隸各省督撫提鎮凡有題奏事件從前俱有部費朕  
屢次降旨開導通行禁止毋使衙門積蠹肆行欺誑今  
聞仍蹈前轍凡事不講部費不能結案各衙門書辦勢  
難枵腹辦事給與些須紙筆飯錢於理猶無違礙何得



枉費盈千累萬以遂小人無厭之求致壞國政聲名况  
各省大臣題奏事件俱經朕躬親覽交部定議議覆時  
朕詳覽獨斷在各省大臣何不自信甘受蠹役欺誑朕  
實不解至會考府係朕新設特爲稽查各部諸弊以清  
錢糧之出入會考府王大臣朕可保其無受使費之理  
今聞有一二省畏懦不明之大臣另加一倍使用此事  
殊可痛恨嗣後著永遠嚴行禁止若督撫提鎮及布按  
兩司仍稱部費差人來京料理各部院仍前縱放惡棍

缺主書辦人等任意生事欺誑經朕查出與受一體治罪

二十四日奉

上諭工部主事金昆能繪畫昔年曾在藩邸行走朕因其從武會元出身識得數字故令改授文職遂籤掣工部主事乃自到工部以來諸事把持招搖放縱廉親王居心巧詐事事任用凡有差使俱將金昆派出搪塞且其意以爲金昆有過天下必加朕以私用匪人之名也金

昆亦倚廉親王爲知己肆行無忌夫自朕恩金昆著革職禁錮於繪畫處令其効力如不能改過自新或又多事必重治其罪

二十五日

諭江浙兩省督撫提鎮江浙兩省沿海地方於七月十八

十九兩日皆被潮水漂沒居民廬舍雖經頒旨加意賑恤然朕憫惻之念至今尚未能釋惟有朝夕警惕以答天意但海爲衆水所歸無不容納今乃狂潮泛溢水不循軌

或者海洋潛藏匪類亦未可定稽諸前事往往有之沿海各省督撫提鎮務須實心愛養小民整理營伍俾閭閻各安其業汛防有備無虞毋令海洋別生事端庶不負朕委任之意

二十六日奉

上諭朕盡三年喪禮齋居養心殿聞得裕親王保泰在家唱戲會問及保泰伊竟承認復任意妄奏因愧成怒大失臣節若治其罪則應置之極典朕因追念伯父特予

寬免理合益加感激朕恩効力行走以贖前愆乃保泰  
前者於八旗衆大臣前將朕所交事件託言昏庸不能  
辦理憤怒請退朕未曾俞允近來看其辭色甚爲不恭  
伊本昏悖之人想亦存阿爾松阿之心伊等原屬朋黨  
竝無出力之念今朕雖勉強任用亦於國事無益著將  
宗人府禮部都統武備院及看守大阿哥等事俱行革  
退朕看伊如何在家行樂唱戲保泰既無爲朕出力輔  
理國政之心料伊子亦不得力俱著革退令隨伊父安

逸供其子職朝夕盡孝可也朕登極時即將保泰恩寵重用伊之三子朕俱加特恩保泰幼年初在內廷行走之時

皇考令朕教其經書算法率領指示行走保泰受朕恩遇甚深又伊合家俱賴朕成全之處伊門下人等所共知者朕所施於保泰之恩伊此生何可背負乃自將蘇努問罪以來保泰致恨於朕即生異心其不知輕重至於如此朕與保泰兩人之事惟

上天

聖祖及朕伯父伯母之靈寶昭鑒之伊等計謀但欲逼朕合於庶親王之言以搖動衆心朕亦無可奈何惟有據理行事而已欲朕隱忍以受庸主之名朕斷不能垂泣降此諭旨宣付起居注並令宗人府及諸王大臣等知之  
又奉

上諭前因刑部尚書不得其人阿爾松阿往天津料理鹽務時甚屬明白朕嘉其能特加擢用乃降旨之時疑欲

殺伊抵死固辭此即庶親王當封王之日以爲不知死  
在何日之意也若視親王尚書之職爲朕殺人之具則  
朕實不能行賞罰於天下矣朕居大位朕心甚愧阿爾  
松阿自受任以來竟與朕爲讐反覆勸之不聽懲之不  
畏伊既不能回心是朕令一有罪之人總理天下刑罰  
大事其名豈可居乎況伊無心爲朕出力雖勉強用之  
亦於國事無益朕甫用之又復激朕退之此亦欲加朕  
以輕進退大臣之名也朕柰之何惟有任過而已刑部



尚書員缺將塞爾圖調補阿爾松阿朕亦不加誅戮令  
伊在文武各職中自行揀擇行走伊欲退職待時亦聽  
其意

又奉

上諭鑲白旗希爾根佐領下驍騎校阿林係朕藩邸之人  
因狂妄不端曾經將伊治罪伊告往西陲軍前効力奇  
立德將伊委署叅領朕問奇立德奏稱臣不認得阿林  
其賢否亦不深知伊係從部委署叅領發來者及交管

侍衛內大臣舒魯審問阿林據供先係委署閒散旗員  
從京發往到軍前時竒立德詢問因說是雍親王門上  
人所以竒立德委署叅領觀此竒立德明係欺誑竒立  
德受

皇考重恩在出兵地方名聲不好本應治罪但竒立德曾受  
皇考之恩在出兵地方七八年纔回京師朕即加罪有所不  
忍阿林狂妄不端難留京城居住著革職同伊子及期  
親兄弟兄弟之子俱往船廠披甲

二十八日廣東巡撫年希堯題報暹羅國運米併進  
穀種等項奉

上諭暹羅國欽遵

聖祖仁皇帝諭旨不憚險遠進獻穀種果樹及洋鹿獵犬等  
物最爲恭順殊屬可嘉作何獎賞著定議具奏所奏穀  
種鹿犬已經差官送京各種果樹俟來歲春和另行委  
解知道了運來米石令地方官照粵省現在時價速行  
發賣不許行戶任意低昂所奏每米一石定價五錢則

賤買貴賣甚非朕體恤小國之意著行文浙閩此次已到之米與該國現經發運續到者皆照粵省一體遵行嗣後且令暫停俟有需米之處候朕降旨遵行其壓船隨帶貨物本當照例徵稅但該國王既能輸誠向化旨險遠來此次應輸稅銀著一槩免徵來船梢目徐寬等九十六名雖係廣東福建江西等省人民然住居該國歷經數代各有親屬妻子實難勒令遷歸著照所請免令徐寬等回籍仍在該國居住以示寬大之典

二十九日奉

上諭川陝進藏出口一應用兵之處倒斃騎馱馬匹著悉免賠補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二十六

雍正二年十一月

上諭十八道

初二日奉

上諭王貝勒公等悉有一定品制國家大典攸關不可稍有踰越亦不可過爲貶損各按品制遵行乃合於理如或有意貶損亦屬違法朕前爲貝勒時並無僭越之

處後爲親王亦未嘗有意謙抑惟遵國之制守已之分而已近聞廉親王允禩過爲貶損凡事俱減於伊爲貝勒之時至將引馬悉行撤去此伊專事詭詐以術巧取謙讓之名以誑惑不知道理之愚人邀其稱譽又以此形容朕爲王時所行似爲僭越之意懷奸敗法莫此爲甚此等詭詐之行朕一經剖明宣示於衆則伊之存心卑鄙險惡昭然矣將此曉諭諸王貝勒公等嗣後再有此等不按定制過爲貶損以取虛名紊亂典章者著宗



人府衙門即行糾叅

初三日禮部奏請考試繙譯舉人奉

上諭考試繙譯舉人不必分作三場只須一次考試一日  
一夜量其所能奏章一道或四書或五經酌量出一題  
其優劣便已可見此考試並無漢文不必派漢大臣再  
考試舉子俱係八旗內人其繙譯好者衆所共知即字  
跡亦最易認伊等試卷應行謄錄著於六部各衙門善  
書之筆帖式內酌量足用選取令其謄寫挑選中式之卷

進呈時再定額數仍選備卷呈覽其分房及看守巡察官員俱照文鄉試例派用該部確議具奏

初四日

諭各省兼管關稅之巡撫凡商賈貿易之人往來關津宜加恩恤故將關差歸併巡撫以巡撫爲封疆大吏必能仰承德意加惠商旅也但各關俱有遠處口岸所委看管之家人賢愚不一難免額外苛求及勒取飯錢等弊稍不如意則縛送有司有司礙巡撫之面徇情枉法則商

民無所控訴矣嗣後將應上稅課之貨物遵照則例逐  
件刊刻詳單印刷多張各貨店俱給一紙使衆人知悉  
其關前所有刊刻則例之木榜務令豎立街市使人人  
共見不得藏匿屋內或用紙掩蓋以便高下其手任意  
苛索立法如此自能剔除弊端但爾等受朕委任之重  
尤當仰體朕心遴選誠實可信之人以任稽查之責必  
期商民有益方爲稱職

初五日

諭翰林院編修萬承蒼從前科場聲名不好近來在外仍復招搖春間鄉試之前又不安靜因朕特降嚴旨故弊端止息翰林一官首重人品罷斥此等不端之人正所以重清華之選萬承蒼著革職發回原籍伊弟庶吉士萬承芬著革去庶吉士仍歸閒散進士班內挨次候選爾等諭令閉戶讀書勿效伊兄行止倘不知自勵亦不免於罪戾掌院學士當不時察訪如有此等之人即當叅奏毋得姑容有負職任

初六日

諭刑部從前因李元璽等俱係惡棍朕曾降諭旨著用大枷號乃阿爾松阿馬爾齊哈居心奸險欲以非刑之名加朕竟用三百斤之枷號刑部從前用過之枷俱有斤數交與刑部查明仍照從前用過大枷斤數將李元璽等一併換枷號

初九日

諭怡親王允祥凡外國人來朝所給食物歸國時所頒賞

賜俱有定例但該管官員未免忽畧遂使遠人不沾實  
惠朕深知之朝鮮國守職恪順百年有餘目今琉球來  
使亦甚屬敬謹其歸國時一切應賞之物務使得沾實  
惠擇其佳者賞賜嗣後除理藩院蒙古賓客外朝鮮俄  
羅斯暹羅安南等國人來朝其所給食物歸國時所頒  
賞賜爾會同該部料理或有應行加賞之處酌量定議  
奏聞

十二日

諭大學士等聞得廣西猺獞雜處匪類不時竊發踰山越  
嶺難以擒拏汎兵各守地界不敢擅自越境嗣後分防  
各弁不論何標何汎凡係附近地方毋分彼此互相接  
應庶匪類無可潛藏矣設兵原以衛民地方若有匪類  
自當彼此策應協力擒拏著廣東廣西督撫提鎮公同  
酌議嚴飭各營汎一體遵行竝傳諭直省督撫提鎮等  
凡地方有此等事當同心協力互相照應不可託言限  
於疆界而分彼此也

又湖南巡撫王朝恩奏報岳州衛屬被災俟確勘分數題明賑濟奉

上諭王朝恩奏稱岳州衛所屬地方被災分數雖據詳報但臣履任伊始未經確查事關蠲免錢糧動支倉穀再加確查詳覆到日另行題報賑濟等語岳州衛田穀被旱情形從前曾經署撫朱綱題報差委屬員確勘將該衛所屬臨湘縣地方實被旱災七分之田畝應免錢糧分數造冊出具保結呈送據此王朝恩理宜一面清查



應行散賑者即行散賑一面按其分數應免錢糧者即行奏請如云履任伊始俟再加確查始行散賑被災之民寧可待乎假如伊未到任朱綱豈不辦理若謂錢糧緊要民命尤屬緊要有民始有錢糧王朝恩所奏甚屬錯謬此事已經遲悞嗣後再如此遲悞定行治罪將本發回著嚴飭行

十三日奉

上諭廉親王存心狡詐結黨營私自朕即位以來凡過政

事百端阻撓即如清查工部清片一案廉親王以重為輕以輕為重顛倒錯亂必欲將朕聲名敗壞其從前所犯罪過交宗人府議處者不止數十件朕俱曲為寬宥不過切加訓誡冀其改過自新竝未降職一級罰俸一月乃在廷諸臣為廉親王所愚反以朕為過於苛刻為伊抱屈即朕屢降諭旨之時審察衆人神色未嘗盡以廉親王為非一年以來大小臣工因廉親王貽累者甚多乃甘受罪愆竝不歸怨廉親王而廉親王亦恬然自

安竟不知愧又不念及國法全無恐懼此黨援之終不能解散者也黨援必由衆人附和而成若人人皆知庶親王之非則黨援自散庶親王一人又何所恃而如此行爲乎朕曾降旨與庶親王汝心既有不服便當令汝代理政事庶親王奏云若如此我惟有一死而已揣其意若彼時諸臣順從庶親王亦直任而不辭若諸臣不容則竟捨身以成其名朕豈肯明知而墮其術中逼致死地乎朕此一舉又萬不可也工部郎中岳周拖欠錢

糧廉親王私幫數千金代伊完納其意以爲他人凡事苛刻而我獨優容加恩不但邀結岳周一人竝令所管之人無不感戴如此沽名邀譽竟不知其何意岳周竝非無力完項之人昨伊將現銀二萬兩請托大將軍年羹堯薦伊爲布政司年羹堯據實叅奏朕用人皆出至公此等小人不止儼幸妾進竝欲使朕之聲名有玷耳廉親王至今尚無改悔之心諸臣復不醒悟積習若此何所底止因此朕不得不諄諄誠諭倘諸臣洗心滌慮

盡改前非則庶親王黨散勢孤朕得以不傷骨肉手足  
之情兼可無負

聖祖仁皇帝保全之恩其今天下臣民咸知朕意

又奉

上諭曰

皇考聖祖仁皇帝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決獄理刑務求平允  
獨於徐彩官毆死人命一案從寬減等流徙陝西此

皇考因徐彩官係朕藩邸之人恐因此累及於朕特施寬典

朕再三奏請將伊置之太辟未蒙

俞允此案事情徐彩官原係可以爲首可以爲從之人彼時  
趙申喬未達

皇考聖意固執已見然較之衆人游移無定者不啻天淵朕  
深嘉之即原叅官御史陳珣不得已而奏劾之情惟朕  
深悉是以即位以來曾降旨吏部查其現在何處尚欲  
加恩惜其已故迄今朕心既未能見白于天下而回思  
皇考委曲愛朕之

深恩此心悽惋何能自己茲據年羹堯奏稱徐彩官尚在戍所著將徐彩官拏解刑部仍按律擬絞監候自今以往諸大臣既得悉知

皇考愛護朕躬之

深恩而朕仰體

皇考鴻慈亦斷不肯以藩邸細人使國法少有屈抑且又焉知

皇考非有意留此案待朕更定使天下臣民咸知朕之居心

行事如此罔極

深恩朕何能一刻暫忘也

又

諭內閣九卿詹事科道歷年戶部庫銀虧空數百萬兩朕在藩邸知之甚悉此乃國帑所關極爲重大故朕特令怡親王管理清查竝諭怡親王爾若不能查清朕必另遣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查清朕必親自查出朕思康熙年間之虧空此時不能清楚倘雍正年間又有虧空將來



亦復不便稽查積弊相因何以經國用而教後人乎後  
經怡親王查出實在虧空二百五十餘萬兩深以追補  
爲難請以戶部所有雜費逐年代完約計十年可以清  
楚此怡親王欲善爲歸結之意朕思歷年經手俱有堂  
司官員當時任意侵漁此時置之不問令其脫然事外  
國法安在諭令交與戶部尚書孫渣齊辦理孫渣齊職  
司戶部以致虧空如此之多朕曲加寬宥並未革職只  
令伊查明經手官員量其家產派令完補乃孫渣齊徇

情庇護私人又有曾瞎子一案無耻不堪其罪不容逭  
矣朕念

先帝舊臣不忍正法不過將孫渣齊革職而已其各員名下  
應追銀兩照所派數目作速追完其餘一百餘萬兩照  
怡親王所請在戶部逐年彌補各員賠補之項若將來  
不能全完仍將不能完清官員治罪朕亦不能再寬矣  
至於怡親王欲上補國課下全衆人多方委曲成就此  
事辦理甚屬可嘉而無知嫉妬小人反謂王過於苛刻

不但屈抑天理人情何在特諭爾等知之

又

諭九卿大臣及工部上駟院兩衙門官員人等朕御極以來令廉親王總理事務廉親王居心奸詐凡伊所辦之事皆要結人心欲以惡名加之朕躬從前令伊管理藩院時伊將來京科爾沁台吉等不給盤費盡皆逐去致使科爾沁台吉等哭泣而回後令伊管理工部凡關係錢糧應嚴追還項者伊欲市恩竟行寬免應寬免者反

行嚴追凡係小事故作寬容並不顧理之是非大事有錯便自承當以抗朕旨前因工部郎中岳周遲誤柴炭廉親王既已題叅隨暗給銀二次共一千七百兩後又借與銀二次共一千六百五十兩不過以此施恩欲收衆人之心今岳周竟以銀二萬兩許大將軍年羹堯求薦爲布政司年羹堯奏聞訊問各犯皆吐實情此乃廉親王有心壞朕之名顯而易見者也廉親王所作罪過宗人府屢次議罪奏聞朕皆寬宥從無罰俸一月降級

一次之事案卷俱在歷歷可考朕屢次降旨教諭並不  
改悔必欲壞亂國政暗使銀錢惑買人心朕不使允禩  
允禔允禔等過于富厚者爲此故也允禩居心行事如  
此朕屢次剖晰曉諭爾諸大臣爾諸大臣今已盡知惟  
是工部上駟院兩衙門官員人等恐不知庶親王之居  
心柔奸一墮其術中便爲所累朕豈忍以兩衙門之臣  
下爲伊所愚弄乎用是曉諭爾等非令爾等每事與伊  
抗拒但令爾等於辦事効力之處一歸于正勿被伊引

誘惑亂而已若庶親王允禩果將好官保題朕亦錄用若伊題叅者實係不好朕亦治罪朕既憐憫爾等開示曉諭以後若有無知小人受其引誘入其黨與朕必治以重罪後悔無及

十四日工部將所議

盛京

陵寢需用紅土原本進呈奉

上諭

陵寢所需物料典禮攸關理應敬謹允禩等議稱

陵寢所用紅土折銀發往彼處採買可省脚價此特允禩存  
心陰險欲加朕以輕

陵工而重財物之名也此議不可准行所用紅土著仍在京  
採買好者運送應用如有不肖官員串通部員不將紅  
土領運折銀攜往本處採買定行重治其罪

十五日廣西巡撫李紱題奏墾荒事宜奉

上諭據廣西巡撫李紱條奏墾荒六款請動支捐穀爲開

墾之費等語朕觀其意不過爲開銷廣西昔年捐納穀石之計此項捐納之穀原係陳元龍王沛愼經手其間有名無實首尾不清之處甚多朕知之最悉此時李紱難于料理故借開墾之名以爲開銷虧空之地可著陳元龍王沛愼前往廣西將此項徹底清楚倘有不清著李紱據實叅奏至于墾荒諸款皆巡撫職所應爲之事不必瑣瑣陳奏

十七日



諭怡親王等貴州定廣狝苗從來比他省苗蠻兇頑尤甚  
朕向知之前雲貴總督高其倬摺奏調遣官兵勦捕狝  
苗時朕曾降旨與高其倬狝苗兇頑所居之地山深箐  
密進勦官兵務期擒捕首惡勿致踈忽今據高其倬等  
奏稱進勦惡苗時官兵用命攀援而入直抵賊巢于十  
月初七十四等日擒獲渠魁阿近暨其弟阿卧及妻子  
賊黨等地方從此安靜深爲可嘉此朕御極以來第一  
次平定兇苗之事高其倬趙坤毛文銓並從優議敘此

內著有勞績官員著該督查明造冊報部一併從優議敘効力兵丁即加恩賞

二十二日宗人府奏庶親王允禩悖

旨將闕里修建

孔廟准令地方官捐修又允禩奏將

陵寢需用紅土發銀本處購買辦理

陵工輕忽二案應從重治罪奉

上諭允禩罰俸及治罪之處俱著寬免允禩百般激朕之

怒使治伊罪朕豈肯墮其術中但將伊行事謬妄之處俾衆聞之耳自親王以下閒散人以上若有歸附允禩結爲朋黨者卽爲叛國之人必加以重罪決不姑貸亦斷不姑容也

又刑部彙題本內凌辱署佐領之前鋒赫倫泰應發遣白都納奉

上諭部議將赫倫泰引庫蘇爾晉辱罵護軍統領雅親之例擬以發遣但庫蘇爾晉係革退護軍又辱罵該

管大臣令赫倫泰止向伊佐領語言不遜即援此例議覆未免太過將本發回另擬具奏赫倫泰著於朕辦理旗務之日帶來引見

二十五日奉

上諭岳周一案牽連多人怡親王等承審細心訊問並未加刑一人能將其中情弊徹底審出甚屬可嘉足為讞獄諸臣標準較之阿爾松阿馬爾齊哈等將無辜之人濫施刑訊者不啻霄壤此所審事情著九卿詹

事科道秉公定擬具奏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二十七

雍正二年十二月

上諭二十一道

初二日

發下田文鏡奏摺交九卿詹事科道閱看奉

上諭朕覽此奏一片至誠激切朕甚憐之嘉之若謂言不由衷則是欺君誑上之大奸慝田文鏡非惟不爲

亦且不能也此等毫不瞻顧因循實心任事之人朕若不保全則大小臣工惟以附權趨勢爲務誰爲國家誠心効力乎著交九卿詹事科道同看秉公回奏

初三日禮部奏雍正三年元旦請受朝賀奉

上諭朕即位之初諸王大臣奏請元旦陞殿受賀至再至三朕無如何准於次年受賀今年元旦陞殿讀表時朕聽之不禁心傷悽然垂淚今尚未過三年明歲元旦著停止行禮



初四日

諭吏部尚書朱軾浙江沿海塘工最爲緊要署巡撫石文焯前奏必須通用石塊修築後又奏稱不必用石全無定見誠恐貽悞塘工朕已諭令法海佟吉圖作速詳議具奏矣但恐法海等初任不諳地方情形爾曾爲浙江巡撫必知海塘緣由著馳驛前往浙江將作何修築之處會同法海佟吉圖詳查定議交與法海等修築爾即回京朕思海塘關係民生必須一勞永逸務要工程堅

固不可吝惜錢糧江南海塘亦爲緊要爾浙江事竣即  
至蘇州會同何天培鄂爾泰將查勘蘓松塘工如何修  
築之處亦定議具奏

又

諭禮部工部國子監進士題名碑始于唐時新進士榜後  
於慈恩寺塔下題名立碑自宋明以至我朝皆建碑於  
國學按諸進士甲第先後刻姓名籍貫于上凡所以重  
科名也今太學

聖廟戟門外所立本朝歷科題名碑自順治丙戌科起至康熙戊戌科而止考會典諸進士釋菜後禮部題請工部給建碑銀壹百兩交與國子監立石題名康熙三年輔政大臣裁省此典其每科皆諸進士捐貲立石我國家振興文教凡鄉試會試動用帑金數萬朕即位之始即開恩科誠以科目一途實用人取士之所係題名之典豈宜遺缺著工部動用正項錢糧令國子監將雍正癸卯甲辰兩科題名碑記即行建立康熙辛丑科亦

行補建嗣後每科仍照舊例題請庶士子觀覽此碑知  
讀書之可以榮名益勵其自修上達之志爾該衙門即  
遵諭行

初五日戶部奏准雲貴總督高其倬請將新順番民  
所納馬匹等項變價報部奉

上諭部議將番民所納馬匹等項變價報部等語但行間  
効力人員朕正在加恩厚賞所納此等物件又何須變  
價其馬匹等物著賞給郝玉麟以下効力官兵

又

諭刑部爾部案件最關緊要朕所賴者爾諸大臣爾等所  
賴以辦事者全在司官每司必得一二實心辦事才能  
之員方有裨益朕思翰林院滿漢編檢庶吉士俱係進  
士出身伊等即目下不熟練律例亦不難於讀記爾等  
於滿漢編檢庶吉士內揀選或有情愿在刑部學習辦  
事者或爾等所知者共揀選二三十員引見後分在各  
司學習辦事如有辦事明白實心効力者爾等酌量於

爾部司官員缺題補

初八日九卿議覆山西巡撫諾岷條奏本章貼黃內  
多開條款者請飭通政司停止駁議奉

上諭諾岷奏稱貼黃多開條款通政司駁議之處應否停  
止等語九卿應按其所奏將應否停止駁議之處議  
覆乃並不照事議覆祇稱本章違式許通政司題叅  
與伊具題本意全不符合况令通政司擅駁本章則緊  
要事件必致遲悞再貼黃自限定字數以來朕連日披

閱本章內多辭意不能詳盡之處諾岷所奏近是將本  
發回再議具奏毋得固執原議

又刑部等衙門奏准湖北巡撫納齊哈將戮死郭定  
國之李方儀留養奉

上諭殺人之犯因伊親老又家無次丁奏請免死留養然  
亦須查明被殺之人有無父母是否獨子若係親老又  
係獨子一旦被殺以致親老無人贍養而殺人之人反得  
免死留養殊與情理未協著行文直省督撫如奏請殺

人之犯存留養親務須將被殺之人有無父母及以次成丁之處一併查明於本內聲明具奏

又刑部等衙門奏岳周鑽營保薦布政使擬斬立決允禩幫助岳周銀兩使其鑽營交宗人府議處奉

上諭岳周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允禩從前所犯之罪較此重大者甚多朕已俱行寬免允禩著從寬免交宗人府議處

初十日吏部尚書朱軾奏



皇上至仁大孝超越萬古居喪三年猶如一日考諸史冊  
實所未有今服制已滿請禘祭

太廟即吉釋哀奉

上諭朕覽朱軾所奏當之甚愧朕受

皇考四十餘年顧復深恩罔極莫報祇爲默盡一點私情非  
謂歷代帝王不能行之事朕能行之思欲立法定制以  
垂令名也倘有毫末近名之念

皇天其日鑒之且如祭祀朝會大禮不容久曠者朕亦勉徇

諸王大臣之請照常舉行惟有齋居素服思哀思慕盡一己之誠于宮禁之中古人云禮之至者無文哀之深者無節朕自嗣統以迄於今撫時生感觸物增悽愴見愴聞潛然出涕情不容以自禁心不能以自覺遑論其合於古制否乎昔

世祖

聖祖皆以冲齡登極一時禮制容或有所未備設

世祖

聖祖踐阼之日已若朕躬之年則盡禮盡制必有朕所萬不能逮者今朕之諒陰三年不過默盡其心而抱歎之處尚多敢云盡禮乎至若奏稱三年以來深山窮谷無不哀思戀慕過密八音等語此乃

皇考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浹髓淪肌四海臣民哀痛迫切感激思慕愈久不忘出於人心之自然非朕有所禁約而然也夫以薄海內外凡有知識之倫尚且哀慕不忘如此况躬爲子臣欲報昊天罔極之德其終身哀慕復何時

能已耶朕之衷曲非欲表暴於人特因奏章過於稱揚朕心滋愧故畧爲宣寫以示中外此所奏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詳議具奏

十一日奉天將軍唐保住奏借欠豆石人員著落催追奉

上諭八旗內子姪幼小本身已故家產盡絕並無子嗣無力賠還者俱從寬豁免

十三日諸王大臣奏明年元旦伏祈

皇上俯順輿情陞殿行禮進表奉

上諭諸王大臣雖請朕俯順輿情諸王大臣亦當思仰體朕意朕意以爲行慶賀禮以示萬國不若盡孝道以示天下二年元旦因行元年之禮故允所請去年允行長至之禮因

聖祖仁皇帝配

天大典朕不得已勉從衆請至於御殿進表受賀不比尋常之御殿謝恩行禮也朕已降此諭旨諸王大臣著即遵

行 諸王大臣奏孝經言天子之孝得萬國之歡心以  
事其先王

皇上陞殿受賀錫福兆人

聖祖仁皇帝在

天之靈必爲欣慰實與孝經之義相合奉

上諭諸王大臣奏請朕於明歲元旦陞殿受賀朕因未過  
三年著停止今諸王大臣又復引經據典陳懇再三著  
准行禮其表文但行呈進不必宣讀

又王大臣等奏二阿哥病勢不起奉

上諭前奉

皇考諭旨二阿哥斷不可放出朕惟

皇考之旨是遵彼時若有旨完結朕亦遵行耳朕惟仰體

皇考聖意奉若天道而行前看守之王大臣奏聞二阿哥病症

朕即下旨與大臣於太醫院擇良醫調治昨者少愈二

阿哥披誠陳奏感激朕恩殊為可憫今日醫云病復變

重朕欲往看恐二阿哥執臣禮朕何必受之俟有事後朕再

往奠前二阿哥福金事既照親王福金辦理若二阿哥有事亦應照親王之例辦理一切所用之物交與內務府大臣莊親王常明來保等俱於內府取給不可費弘哲絲毫理郡王所屬人等俱著穿孝即傳諭令其預備二阿哥之子孫交與總管太監劉進忠王以誠等多派人照看從前

皇考時大阿哥福金曾派在內阿哥穿孝如二阿哥有事著誠親王公允禔長子弘曙弘暉弘曦弘昉弘春弘昂穿孝照親王例齊集時值隆冬福金及大臣之命婦免其



齊集若即出殯朕心不忍擇定出殯日期送至鄭家莊  
設棚安厝伊子弘哲亦得盡其子道出殯時每翼派侍  
衛大臣各一員散秩大臣各二員侍衛各五十員送至  
鄭家莊

又

諭倉場侍郎從前因倉役得錢則給與好米否則給與成  
色米故令將米石拌勻支放不但使倉役無索詐之端  
即旗人知米色拌勻亦必不肯以錢行賄如此則旗人

既不費錢財均得一色之米而倉役索詐之弊亦可革除所以降旨令其拌勻有謂拌勻之米不好者特倉役等夤緣之所致也倉內所有只此米石並無別項之米此俱係倉役人等欺誑旗人欲得財賄之故爾等行文八旗令都統等傳問兵丁或情願領此拌勻之米或仍欲用錢而領未拌之米詢明定議各行具奏

十五日王大臣等以二阿哥患病溘逝蒙

皇上降旨親往致祭合詞懇請停止奉

上諭王大臣勸朕雖是但朕心不能自己之處爾等尚未盡知二阿哥獲重罪於

皇考其身若在仍屬負罪之人今既如此則罪已畢矣罪既畢依然朕兄也從前裕親王之事

皇考自熱河回京即躬臨致奠朕之弟兄亦著穿孝今封二阿哥爲親王即與裕親王無異從前

皇考曾有諭旨二阿哥大阿哥斷不可放出是以朕遵奉而行自登大寶以來於二阿哥處未降一旨未遣一人雖

錫賚頻加皆未言及朕所頒賜也惟交與總管太監傳送彼詢所從來則云不知蓋朕心不欲受伊拜謝並不欲聞伊感恩之言也前日聞伊病朕遣大臣往視二阿哥奏曰臣當日與皇上雖無好處亦無不好處臣得罪皇考係大不孝之人應將臣棄置不問乃蒙皇上種種施恩甚厚臣心實深感激臣今福薄病已至此安敢虛言前若賜臣二寸白紙一條豈能延至今日乎臣心稍有知識豈不知之仰蒙聖恩別無他願惟望病愈而已又訓

伊子理郡王曰於爾君父之前有一分之能即竭盡一  
分之力有三分之能即竭盡三分之力若能一心竭誠  
効力以事君父方爲令子等語此皆二阿哥至誠由衷  
之言也觀此

皇考之聖明愈見矣朕今往奠乃弟兄之情惻然不能禁止  
但知自殫其心並非邀譽也此朕至情諸王大臣久而  
自見明日朕必往奠王大臣不必再奏

又奉

上諭弘皙之母奉事二阿哥有年無纖芥之過人甚淳謹著封理親王側妃令居伊子府第弘皙盡心孝養理親王侍妾曾有子女者伊子如欲迎養則聽其迎養有欲隨側妃居住者亦聽其隨去不願者另給解舍與居豐其衣食以終餘年著遍諭理親王府下人等知之

十八日奉

上諭外官畜養優伶殊非好事朕深知其弊非倚仗勢力擾害平民則送與屬員鄉紳多方討賞甚至借此交往

黃緣生事二三十人一年所費不止數千金如按察使  
白洵終日以笙歌爲事諸務俱已廢弛原任總兵官閔  
光煒將伊家中優伶盡令入伍食糧遂致張桂生等有  
人命之事夫府道以上官員事務繁多日日皆當辦理  
何暇及此家有優伶即非好官著督撫不時訪查至督  
撫提鎮若家有優伶者亦得互相訪查指明密摺奏聞  
雖養一二人亦斷不可徇隱亦必即行奏聞其有先曾  
畜養聞此諭旨不敢存留即行驅逐者免其具奏既奉

旨之後督撫不細心訪察所屬府道以上官員以及提鎮家中尚有私自畜養者或因事發覺或被揭叅定將本省督撫照徇隱不報之例從重議處

又奉

上諭兵部所奏廕生摺內有情願在旗行走六十四人朕從前曾降諭旨給與廕生人員令其分部行走因伊等俱係年少子弟藉祖父効力得一品二品廕生遽授以員外郎等官倘不能辦事日後必致叅革殊非朕加恩



之意所以將世職一品二品廕生俱著給與三品廕生  
考試分給部內學習行走如行走好者著本部大臣具  
奏仍以原品級補用今此六十四人既不能學習文藝  
情願在旗行走伊等皆因祖父世職應得廕生今既不  
得用于部員著仍照伊等世職給與原品級廕生不必  
待漢廕生一齊考試著於明年四月初間擇日請旨考  
試

十九日奉

上諭湖南地方西與貴州接境民苗雜處奸宄叢生文武大吏務於邊境犬牙相錯之處互相稽察彼此協應方能禁戢苗彝綏靖地方即如貴州之黎平府知府衙門設于湖南所屬之五開衛城內聞五開衛守備李孝恣為不法曲庇漢奸任其出入苗地生事害民莫可究詰夫以巖疆重地乃容此不職之員該督撫等何故置若罔聞著總督楊宗仁巡撫王朝恩明白回奏將李孝革職交與貴州巡撫毛文銓嚴審定擬具奏

又刑部議覆署江蘇巡撫何天培奏將誣告顧二等  
之沈襄擬流折贖奉

上諭部內議將誣告之沈襄年逾七十應照例收贖又稱  
伊子沈振翼既將伊父治罪應免罪等語誣告人以死  
罪者其父子俱議免罪可乎將本發回著再議具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汝福原屬庶親王之黨庶親王資助汝福財賄同心  
協力到處鑽營人所共知伊伯父佛格專盜虛名譏議

皇考時朝政與庶親王比匪營私欲敗君父聲名擾亂國家  
政事種種奸惡朕皆寬恕兩月之內由間散宗室用至  
刑部尚書朕如此施恩者原因其有才欲令改過庶宗  
室內得一可用之人也詎知佛格毫不盡心凡事舛錯  
擾亂朕衷因解伊部務令爲都統伊在會議處任意妄  
言咨嗟怨恨淆惑衆心伊雖如此朕尚未加罪令伊以  
護國將軍教訓宗室子弟伊當感激朕恩盡心教訓其  
子姪効力圖報今不但無感激之意畧不以事爲事其

行止仍然如故毫未悛改且一任伊子肆行無忌今日  
汝福在朕前顯露悖逆情狀其從前惡蹟皆係佛格所  
教可知矣人臣無將史冊所載今顯然在朕前如此行  
事豈有寬恕之理乎著將佛格汝福交宗人府監禁朕  
另降諭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二十七